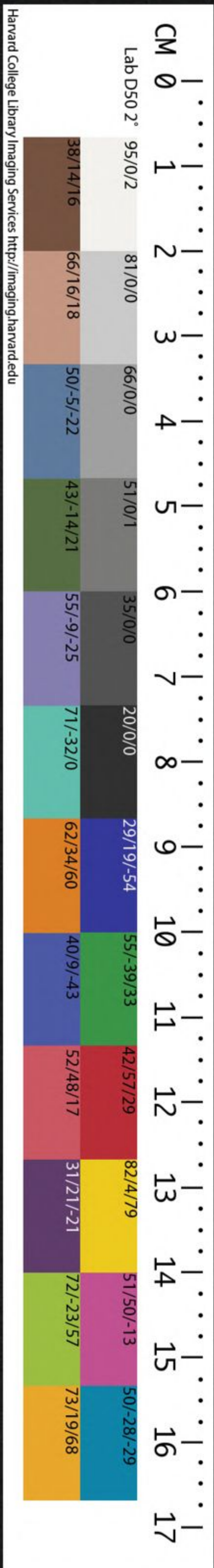


2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T 2550/342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六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師古曰：言蠡吾，古涿郡屬。

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

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

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

平陵方上。孟康曰：壙，城上也。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

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

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桀也。長者，有名德之人。

也。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

隆按六人仕京  
輔並稱廉能而  
皆不得究其功  
業甚則有陷于  
大戮者雖一時  
在廷諸臣無有  
容之度而露才  
揚已亦其自取  
之耳若王童死  
于敢言烈哉丈  
夫也又不可同  
口語矣  
唐順之曰前段  
直叙至京兆後  
却橫豎曲直摹  
馬專以京兆尹  
為精神故也  
茅坤曰廣漢多  
行指而班掾亦  
極力摹馬而工

矣  
隆按此傳遂段  
叔逐改結

漢治曰治京  
北先秦大豪治  
穎川先制首惡  
此廣漢治行所  
以尤異處  
茅坤曰狙獪之  
見傾危之情  
又曰荆川嘗以  
破黨言而予獨  
謂非名二千石  
正大之體

茅坤曰匈奴中  
皆聞廣漢此即  
畏郅都而胡兒  
引弓射之不能  
中之類

茅坤曰廣漢之  
按士即張湯之  
推屬掾  
盧舜治曰某掾  
卿所為非二千  
石所及從龔遂  
治渤海來

師古曰起居謂居止  
之處及欲發起之狀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

令數吏將建弃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

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

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穎川太守郡大

姓原褚宗族橫恣師古曰原  
褚二姓也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

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

先是穎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

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服虔曰受相訟牋記也師  
古曰擇其中可使者獎厲

而使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

語令相怨咎師古曰遺知其事由  
某人發故結怨咎也又教吏為鉅筭師古曰

曰鉅若今盛錢減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鉅及

或筭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筭音同及

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

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

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

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

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

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

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

殷勤甚備師古曰尉薦謂  
安尉而薦達之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

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

治渤海來

治渤海來

治渤海來

羊坤曰又另提且結前而起後隆按善為鉤距可是綱以下釋鉤距之義是日又按歸節之術利用盜鉤距之術利用詭皆由韓之故智

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師古曰僵仆無所避僵偃也

仆頓也僵音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

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

之臯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

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師古曰

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示若不問而師古曰鉤距者設欲

知馬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賈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

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

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

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

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師古曰

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

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今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吏

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

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

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

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

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

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

曰調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

亭長

師古曰為書記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

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

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

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

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

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

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

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

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

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

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縱廣漢歎

隆按以下敘事

坤曰廣漢好

游徼吏秩百

唐順之曰摧破

霍氏及好用世

吏孫事未必

中長寄聲諸事

之後蓋各從其

類也

衣袞曰事光于

生簡而死即許

其失此是廣漢

心術不端處班

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

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

知微指師古曰識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

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度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

門關而去師古曰度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時光女

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

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

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者專厲疆壯逢螭氣師古曰

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

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

此必欲倚之以為耳目者即前

銛簡之本術

同言鋒

鏡之氣

逢螭氣

師古曰

隆按書法前稱  
其能後稱其橫  
見其惡不相掩  
終以此致句結  
前起後

茅埔口庶漢以  
調起功名而卒  
以調曹誅戮傳  
所謂陰符經之  
煞機相反者平  
隆按三事皆用  
虞享此正夏為

持難處所以不  
免于貶

黃震曰守賴川  
郡中震栗守京  
兆發姦如神非  
不一時人快人  
意而元氣索然  
况其善用鉤距  
率先以詐令相  
然各平此猶其  
操切之過耳光  
在事光死死斬  
其閉謂非傾元  
微利可乎案蘇  
賢後榮高上書  
告丞相謂非姦  
私縱橫可乎然  
則殊死之刑雖  
漢法嚴慘非廢

漢書卷七十六  
趙周

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  
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之

軍興。文類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

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師古曰今就問之不

追入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

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今音力成反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

事下丞相御史案驗其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

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

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

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先繫齋

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  
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

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

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

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

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

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

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

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咎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

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

漢法嚴慘非廢

莫自取之哉

王世貞曰京兆尹按丞相丞相不以爲望而救之帝必爲感動京兆尹免而丞相之德益宏矣廣漢之誅誰爲誅之相誅之也隆按末復綴爲京兆尹四句是掉尾語又洗發一番

隆按曉習文法喜擊劍伏後文武無備冷案又按公廡二字翁歸根本處茅坤曰翁歸之

如在近刻錄與廣漢相似而其根本不同廣漢則以好調而爲傾危而翁歸特以名籍而必刑罰然不以行詐驕人則器識固遠矣

隆按翁歸自名文武兼備不嫌於誇延年自以能不及翁歸不嫌於怯英雄本色大率類此皆非後世可及

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與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本死得字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關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

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爲文甚

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閱孺部分北師古曰閱姓也翁歸部分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遷補

陸按二用舉廉  
志也公廉句

唐服之曰翁歸  
作用與廣廣相  
以

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  
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  
子同邑人  
也之子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  
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  
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  
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  
言決斷  
諸縣姦邪之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服  
事不委令長  
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  
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  
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不以無事時其有所  
取罪人以警眾也行音下更反

盧舜治曰縣縣  
有記籍籍簿不  
必設以一警百  
鉤距不必用此  
叙其簡易處

陸按叙治東海  
治扶風總以姦  
邪罪名縣縣有  
名籍司為綱領  
以兩以大治句  
結之

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自新東海大豪  
邾許仲孫師古曰邾縣之  
豪姓許名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  
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  
至論奔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  
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  
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  
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北  
江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  
類推迹盜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  
經過及所歸投也類常如翁歸  
言無有遺脫師古曰類  
猶率也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



予坤曰士辱之  
令不得以金贖

唐順之曰此與  
廣漢異處  
牛坤曰翁歸之  
政雖與廣漢相  
似而其根本所  
同此所以

茅坤曰延壽多  
大雅不群之略  
而惜也蕭望之  
嫉賢而延壽亦  
不遂  
陸倕田延年與  
尹翁歸魏相薦  
韓延壽班史並  
前紀之著其得  
人云

論罪輸掌畜官

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音許

救使所莖

師古曰莖斬芻音干臥反

責以負程不得取代

師古曰負數也

計其人及日數為功程

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

師古曰鈇所莖刃也使其所莖故因以莖刃自剄而說者或謂為斧或云劔鈇皆失之也

京師畏

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南

遺失故為最也

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

語不及私然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

師古曰謙古以為謙字

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

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

師古

曰右猶上也

不異親䟽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

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

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

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

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

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

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

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

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

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

陸倕子不復點  
出閔孺有治名  
了前案而歸結  
于田延年知人  
何等結滿

陰按治甚有名  
一句虛語以下  
即其實  
又按追提廣漢  
相形

唐順之曰延壽  
為政略似黃霸  
陰按歷召郡中  
以下正與廣漢  
相反處

陳琳曰延壽政  
廣漢之治黃霸  
因延壽之政而  
頌川皆治因華

音也  
頌川則  
破常之故指而

為和睦黃霸守  
初川則因延壽  
禮讓之善心而  
無異同

唐順之曰前頌  
川後右馬駉總  
括在此  
又曰大率可壽  
好施張

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頌川。頌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頌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

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

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其車馬之形也偶對

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頌

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

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

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

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

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

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

也。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

陰按史謂者以下三自字與延壽痛自刻責自字相應

唐順之曰此下才是京郡事

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重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鑿治視之。而吏護視之。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救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

茅坤曰。門卒許而太守因之以謝過又一奇

早駕。父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

隆按閉門思過  
即上痛自刻青  
意

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  
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  
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  
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  
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  
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  
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延壽大喜  
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  
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  
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

茅坤曰以上詳  
延壽德行大略  
以下次延壽所  
蒙禍處

隆按按望之始  
焉臨付魏相致  
廣漢於死矣迺  
延壽之賢而又  
大收其罪竟坐  
采市休休有容  
之度果如是乎  
腐舜治曰延壽  
許望之與趙廣  
漢計魏相相似  
何其倒行而逆  
施之

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  
吏民不忍欺給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  
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  
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  
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師古曰  
延壽代已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延壽聞之即部吏案  
已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之即部吏案  
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  
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  
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  
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

漢書卷六十一  
卷六十一  
延壽

唐順之曰東郡  
事在按實時  
叙之  
茅坤曰按御史  
所劾奏延壽事  
並據拾行縣時  
聲名之過耳豈  
得以不階不道  
案坐之而望之  
卒為石顯所陷  
而死豈非大道  
好還哉

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

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

黃紉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駕四馬傳總建幢棨李奇曰棨

也晉灼曰傳著也總以緹縹飾鑾鎗也建立也幢旌

幢也師古曰幢麾也棨有衣之戟其衣以赤黑縹為

之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鼓車歌車孟康曰如

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師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

戰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師古曰

步浪反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試射堂也望見延壽車噉咷

楚歌服虔曰噉音呼之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

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師古曰鞬弓衣也令騎士兵

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簡如淳曰簡

也師古曰鞬鞞即兜鞬也簡盛弩矢者也又使騎士

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延壽又取

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師古曰

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鐔劍師古曰及取官錢帛私

假繇使吏謂顧賃也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

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

復舉延壽罪眾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

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

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

隆接前既無狀  
指上試騎士一  
段

真袁曰延壽為  
吏上禮義好古  
教化煥然三代  
之遺風乎其守  
焉羽也恩信周  
備二十四縣莫  
敢以辭訟言者  
孔子所謂為政  
以德有耻且格  
非歟而以僭上  
不道竟坐棄市  
望之傷善忌能  
之罪於是大夫  
隆按末句是掉  
尾語

茅坤曰敞之材  
指大略於所上  
書已見其概而  
班掾叙次點綴  
如畫

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  
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日延壽不忍距逆。人人  
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  
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  
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  
孫威乃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眾得士。死  
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  
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  
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

類也。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

曰延年時為太僕也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

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

東迎之曰。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今天

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

輔大臣未衰。而昌邑小輦先遷。李奇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

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

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

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

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今其主節減軍興之用度也復出為函谷關都

上篇曰啟與魏  
蕭望之皆不  
得志于光者也  
光薨之後三人  
上疏言霍氏伊  
拔才氏專權為  
證然相望之所  
言若未能盡除  
私意惟啟辭正  
氣平又善于處  
事情不用也  
茅坤曰西漢第  
一等書疏

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主心憚之。徙啟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啟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衰為反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李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師古曰著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顛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忌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

長攸

真德秀曰張敞之意在于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足時許后之事既彰皇帝志在必誅故雖善敵之計而不行

袁袞曰以忠孝自負亦見其至

人志疏請膠  
不辭煩  
能吏哉

隆按天子徵敵與前不徵也相應

劉敞曰下言上名尚書調補縣令然則三輔充

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官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

二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師古曰有業言各口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

業言各口

師古曰有業言各口

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



長安游徼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敞到

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

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

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

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

之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

之肉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

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

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傅母師古曰輜輶衣車也輜音步又音楚疑反

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文穎曰謂衣裏

結束綢繆也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

恣之義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

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

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

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

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

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

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

稱職京師寔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

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

唐順之日又近一層

隆按前後四疏皆有直言敢諫之風字字有裨于君國以故班史悉書不遺

茅坤曰借故太守相影而品次有倫

盧舜治曰叙其  
治盜法賢于  
翁婦

隆按中間擢  
敵為人一段  
論其生平且與  
漢漢相形此步

大尹公處  
唐順之曰此張  
敵小傳也  
黃震曰敵能更  
也而以經術自  
輔不醇用刑罰  
其守京兆也惟  
廣漢則敵為久  
任職班氏稱其  
治略循廣漢而  
然茲適伏不如  
嗚呼愚以為此  
其所以勝於廣  
漢歟

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師古曰温厚言富足

也童騎以童奴為騎而自從也敵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

師古曰貫緩也。把執持也。音布馬反。令致諸偷。以自贖。師古曰致至也。引至於官府。

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師古曰

曰自言願權。補吏職也。敵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

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師古曰赭赤土也。吏坐里閭閱

出者。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

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

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敵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

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晉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其治京

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

然。敵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

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

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八眾

之多。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三

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

及敵為久任職。敵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

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敵無威儀。時罷朝會

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在章臺下街也。使御史驅自以

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

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又為婦畫眉長安中

傳張京兆眉嫵孟康曰嫵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為詡畜蘇林曰嫵音嫵有司以

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

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

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

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

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

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

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比例也音必

而敞奏獨寢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賊捕掾

系舜有所案驗李奇曰絮音拏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餘

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

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

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

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

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

命乎師古曰言汝不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

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師古曰編聯也自言使者使

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師古

曰從輕法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

隆披借蕭望之

于定國兩人相

影

隆披借史敘此

處一如太史公

敘程李兩將軍

法

茅坤曰宣帝不  
欲以案誅絮舜  
一節收坐故追  
論其惲黨所以  
薄其罪也

隆按炮鼓數起  
應上炮鼓稀鳴  
又按家在所與  
亡二命相顧

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還其

本縣邑也數月京師吏民解弛。炮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

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

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

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

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

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

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

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教也。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

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

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

敞。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

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

主名區處。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

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

盛物也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

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蘇

曰轅椽也。重轅重椽中。師古曰重椽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為兩。夏者也。轅音老。椽音扶。分反。敞傳

吏皆捕格斷頭。師古曰傳讀曰附言。縣其頭王宮門

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

隆接材輕非師傅之器句常與上敬無威儀參看正文字血脉處  
表袞曰敞以經術飾吏治卓有可觀而望之謂其材輕非師傅之器其然豈其然乎  
唐順之曰借客情引入亦見敞作用

餘。與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為真。太原郡清  
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  
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  
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  
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  
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  
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  
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  
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  
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柱後惠文彈

治之耳。

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纒裏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纒

吏冠柱後惠文。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

曰。審如掾言。武之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

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

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

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

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詔條問之

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師古曰署為守屬令監獄

唐順之曰尊數以剛毅成功亦以此廢又曰此文節節生情

奇震曰尊能吏所至卓有可觀

皆曉其事

也。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

以為師也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

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

二千石卒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

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

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

曰：兒常以我為妻。如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

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

獄者也。音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尊於是出

坐廷上。以不孝于縣。桀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

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辨

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號供張也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

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彊扶弱。

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

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師古曰

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為治者也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救掾

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中不用。趣自避退。毋

父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闐內不理。無

以整外。師古曰闐門儼也音魚烈反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

宋祁曰：如當作

劉敞曰：百長安

字是史家誤

表表曰：一出教

告屬縣一出教

救掾功曹如是

而有不能底勵

從善如張輔者

方正之罪尊得

治體矣

唐順之曰：大率

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

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

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

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曰

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勅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

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

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

曰為校尉王轉運事而屬護羌將軍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

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

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

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郿令。師古曰

之縣音媚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

至邛邰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瓚曰邛山名也音來歎曰奉先人

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

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

驅之。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

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

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

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傳相者頗坐以王得罪及尊視

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

唐肅之曰以容形王便古雅縱恣

徐中行曰處驕王不屈不元賢哉

漢書卷之六十六 王尊

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鼠

鼠廓風篇名刺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

無禮之詩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會稽城門也

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王怒起入後宮尊

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

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

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

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請王曰尊來為相人皆乎尊也

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皆言王勇顧但

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尊意欲格殺之

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尊舉掖顧謂

上維楨曰尊自  
負者指歸舍  
亮本學事也

傷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

得師古曰謂尊所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

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張晏曰太奏尊為相倨慢不

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

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

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

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

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

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師古

陰按次初中書  
一段起尊劾匡  
衡張譚案

陳仁子曰匡衡  
阿附石顯幸成  
帝素知其惡所

曰皇后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



以衡得來其機而奏徒以死若帝非知顯之惡則衡之附顯者終其身王尊之奏所以誅衡之心者也帝不以厚言罷而後乃以取封邑罷捨大奸而問小賊且世無所警懼而阿附于氏者紛紛也  
隆按尊劾衡譚不以時奏白顯惡亡大臣義當矣而曰其言尊臣卑君則顯殺望之戮猛誅房亮咸百官反日皆事實也且衡譚雖失之于前

而能劾之下後固賢于終不効者而成帝緣此遂免之而徙去以死則衡譚一奏之力也假令衡譚而奏于元帝優游不斷之時徒與望之輩俱受其毒耳矣益哉愚故謂此兩人者當劾其前日阿顯之迹而不當誅其今日奏顯之心也

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事見虞書書臯陶謨也

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

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

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

衛士如淳曰諸衛上更盡得代夫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

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

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百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

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禮記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間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

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

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

臣師古曰猥多也曲也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

隆按莫言尊說不經好為大言謂此兩事爾

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

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為吏

民害晉灼曰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

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

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發軍擊

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

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閒

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坐遇

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

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

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

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

使人為放曰所捕宜今發吏

師古曰當即發也尊又曰詔書

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閒千人以上

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

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許而與許仲相訟也

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

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吏

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

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

為大言倨嫚嫻上

師古曰嫻古諛字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

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

師古曰湖縣名

也今號州湖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曰往者南山盜

城縣取其名

茅坤曰尊此着非是劉敞曰御史大夫忠張忠也隆按吏民多稱惜之句結上起唐順之曰訟文甚古而嚴

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

禽制。二卿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貶為雁門太守。

甄遵河內太守也。羣盜滯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

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

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

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

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

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除。民反農業。

拊循貧弱。鉏耰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

萬章。笮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萬音矩。晉灼曰笮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

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

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

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歷也。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

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尊揆劇整亂。誅暴禁邪。

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

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

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

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惡而心不信也。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

過尊大奴利家。利家猝搏其頰。師古曰：猝，持頭也。音才兀反。搏，擊也。兄

子閔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

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書為六無為字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

畫此議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

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

睢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

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

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

身繫已，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指。刺譏不憚，將相誅

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

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

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

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

奏，猥被共工之大惡。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

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

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

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孔子曰：愛之欲

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

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

害陰陽，死誅之罪也。請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

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

張晏曰孔子誅少放於無正卯於兩觀之間

人之域不得苟免。

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

及任舉尊者當獲

選舉之辜不可但已。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不可空然而止也

即不如章。

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

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

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

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

馬

師古曰以祭水也

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

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

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

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

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

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

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

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

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

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契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

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

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

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危。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

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

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

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

獄上呼囚。數常至。今八而止。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閱囚時有九

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

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

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

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

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眾庶冤紀之。

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臨按傳未復提  
章為京兆數句  
蓋重傷之云

劉子贊曰趙廣  
更爲京兆告丞  
相魏相韓延壽  
爲左也胡劾御  
史蕭望之皆坐  
誅故班固謂計  
上不信以失身  
墮功廣漢操術  
始終如此其死  
直也延壽平生  
遂和易所在  
有稱一發不引  
遂陷大戮豈其  
平日所爲出了  
矯揉耶抑不忍  
朝之忿遂掩  
其終身之美耶  
是以君子道其  
微也

隆按七人皆剛  
直之士而多以  
言得罪故同傳  
茅坤曰七傳並  
法而繁而其構  
體續詞處多風  
致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  
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  
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  
新序不道王尊  
馮商續史記爲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  
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黎  
已爲近世表張敞行行履忠進言師古曰衍衍  
彊敏之貌也緣飾  
儒雅刑罰必行縱赦右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媾之名  
師古曰媾占情字謂  
走馬拊馬及畫眉王尊文武自將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  
發誦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  
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漢書評林卷之七十六終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七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師古曰蓋  
音公蓋反明經爲郡文學

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

將事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  
騎三將蓋各以所主爲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

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

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師古曰過殿  
門不下車也彭祖時實下門

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爲衛司馬蘇林曰如今  
衛士令也臣

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

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

詩應元曰文說

亦非也蓋上謁

辭闕庭耳尚書

主通章奏故得

責問衛尉若今

報單是也上

奏辭即上謁辭

也往時不辭辭

自寬饒始故自

是衛尉不敢私

使司馬候也先

置衛者當出則

較其宿衛之事

也如說亦非

隆按由是衛官

二句與上先是

時衛司馬二句

相反對

茅坤曰次公之

以法徇眾如此

不已急乎

隆按此一段摩

寫曲盡莊太史

公叙權夫傳相

語頗

衛者。蘇林曰衛尉官屬也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

門上謁辭。文穎曰私見使尚書責問衛尉。文穎曰由

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

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出為天子

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

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

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

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

代當歸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

以報寬饒厚德。師古曰更猶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

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

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眾多。廷尉

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師古曰以其峻公卿貴戚及郡

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師古曰言供僮

者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

新成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

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言自尊許

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

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

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



鬪師古曰沐猴儻猴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視屋而歎曰師古曰

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師古曰

多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轉過之故多所經歷也唯謹慎為得久君疾可

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

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廼解寬饒

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

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

蘇林曰子自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

戚人與為怨師古曰凡又奸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師

曰奸音下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

此按寬饒為人一段一揚一抑用二欲字轉換得妙又按剛直二字是一篇骨子茅坤曰孔子三惡次公有之矣

隆按先插入王生子書而後叙寬饒上書之故一一與書詞相合此敘事之妙盧舜治曰王生之書取其智次公之封事取其謹鄭昌之領取其義

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

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

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

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

已施於君夫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

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

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

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拂讀曰弼數進不

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

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

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說未盡

真德秀曰此蓋以危行言孫望

寬饒也然則宣帝之時可知矣

王生蓋智士史逸其名惜哉

茅坤曰次公引言及此似迂顛

黃震曰寬饒許以為直不係以

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師古曰遠伯玉邦無道則可卷

而懷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而慕子胥之末行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戮也

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

之極也不測謂深也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訕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載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

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

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

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

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

以法律為詩書師古曰言以刑法成教化也又引

以為直不係以

為勇無忠言謹論可益人國者而以不得遷失意致發為憤激之論至稱五帝官天下云嗚呼是何言歟關下之誅非不幸也

劉奉世曰頌謂自頌之頌

胡寅曰寬饒之死坐怨謗歟曰宣帝加之之辭也坐求禪歟曰人臣非喪心安敢請天下於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之深也曰上方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

為勇無忠言謹論可益人國者而以不得遷失意致發為憤激之論至稱五帝官天下云嗚呼是何言歟關下之誅非不幸也

劉奉世曰頌謂自頌之頌

胡寅曰寬饒之死坐怨謗歟曰宣帝加之之辭也坐求禪歟曰人臣非喪心安敢請天下於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之深也曰上方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

為勇無忠言謹論可益人國者而以不得遷失意致發為憤激之論至稱五帝官天下云嗚呼是何言歟關下之誅非不幸也

劉奉世曰頌謂自頌之頌

胡寅曰寬饒之死坐怨謗歟曰宣帝加之之辭也坐求禪歟曰人臣非喪心安敢請天下於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之深也曰上方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

為勇無忠言謹論可益人國者而以不得遷失意致發為憤激之論至稱五帝官天下云嗚呼是何言歟關下之誅非不幸也

劉奉世曰頌謂自頌之頌

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

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

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

鄭昌愆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史

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

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

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

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

張張安世也師古曰許氏史氏有外職在司察直道

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

而

而

而

任宦官而寬饒  
曰以刑餘為周  
召此兩言者蔽  
宣帝之為人是以殺之  
茅坤曰豐仇直  
而少學術  
隆按剛直二字  
是一篇骨子

茅坤曰漢法司  
隸校尉得舉節  
縛公卿重臣

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

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

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

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問何闕逢

諸葛師古曰言問者何久闕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

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

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

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

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乞哀於天子也豐亦

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

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

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

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

填溝渠無以報厚德師古曰卒讀曰猝使論議士譏臣無補

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

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明

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退也誠臣所甘

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

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呵黨相為忿

盧舜治曰豐舉  
節下許侍中所  
謂捐一旦之命  
不待時而斷姦  
臣之首也書辭  
激烈感人

茅坤曰此必收  
豐節之書也

王維楨曰言益  
不用而豐復上  
書昧明哲之智

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瀾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膏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奔為桓公所殺。

叔武弟而殺於兄。

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

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屈平即是屈原也。然猶不能

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

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眾邪所排。

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

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

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

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

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

茅坤曰堪猛以  
經術忠誼為重  
臣而豐亦劾之  
非獨不信於君  
父抑且違公議  
矣  
黃震曰豐以司

隸收許章而去

節豐於是乎可  
以去矣何待詔

御史之及哉

王應麟曰豐名

為特立剛直劾

外屬許章似不

畏強禦然于堪

猛昔嘗言今毀則

失其操守矣子

曰棖也慾焉得

剛諸葛豐以之

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  
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  
猛。以求報舉。師古曰舉言其事以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  
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  
也。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  
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賁令。蘇林曰賁音上肥東海縣也

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

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

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

隆按傳劉輔只諫立趙婕妤一節以其關國體之大也而辛慶忌庶哀師丹谷求之忠直亦因以附見云

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

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然猶

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

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

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

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

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

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

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

中之道。一曰市人。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於腐木卑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隆按天人之所不與二句與首四句相應

隆按此書不下  
數百字無限轉  
摺段段皆嚴字  
字愷切漢文之  
最佳者

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  
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  
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宮也羣臣莫知其故於是  
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  
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  
至大百石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  
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  
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  
之憂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  
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眾也故

王維楨曰新從  
下才來三句語  
極委宛

陳仁子曰成帝  
喜王章言王鳳  
之專而鳳引帝  
致之死成帝怒  
劉輔言趙后之

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  
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  
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  
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師古曰今眾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昔趙簡子  
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災異屢降  
洗至河而還也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寢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  
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  
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  
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

事而后乃不引  
帝致之死即此  
二事便見王鳳  
之權漸盛而趙  
后之寵漸衰雖  
然輔亦宗臣劉  
向之亞乎

茅坤曰掖廷獄  
即宮內所繫治  
官寺者也而共  
工獄亦非朝廷  
都官之所

隆按首次崇與  
王家相嫁娶伏  
後奏崇與宗宗  
通

隆按公直二字  
是一篇骨子傳  
末以臣心如水  
句束之文有開

隆按革履履聲  
本細事也而紀  
之者摹寫君臣  
相得之景象也

隆按犯人犯神  
應上逆天人句

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丞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

銷矣蘇林曰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

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臣等竊

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蘇林

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

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

家男亦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

公師古曰貢禹也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

如淳曰丞相大車屬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

善師古曰同門謂同師也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

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執

革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又之上欲封祖母傳太

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

書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

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

也傳喜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傳氏

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

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

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

師古曰周書故衰世之君夫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

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師古曰案者即

制邪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

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師古曰道讀曰導惠澤茂焉欲

報之德皞天罔極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皞字與昊同前追號皇太

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師古曰殊異也

太后父為崇祖侯而愧也音女六反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

自保大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

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侯侯崇又以董

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

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調素害崇知其見

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

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者多交通賓客崇對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

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鄆音偃以明經為郡吏

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

曰除謂修飾掃除也設儲侍師古曰謂豫備器飾掃除也侍音丈紀反寶自劾去忠固

還之師古曰固者謂再三留之心內不平師古曰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

盧舜治曰孫寶為崇上書可綴之于此

黃震曰輔以諫立飛燕罪崇以諫罷董賢誅漢事去矣

隆按此傳逐段直叙

黃書六三二二 孫寶



茅坤曰其言似  
遜而意實從  
隆按前後不相  
副不特此事為  
然如前刺益州  
則奏扈商後尹  
京兆又貸社稱  
季前遣吏迎毋  
後又自言營妻  
子並其不相副  
處  
隆按質直二字  
是一篇骨子

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  
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  
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  
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  
府莫言非師古曰言大夫以為寶適可為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以為不當也士安得  
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文謂書也禮  
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  
無不為況主簿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已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忠聞之  
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  
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

茅坤曰此則寶  
之解亂之略而  
亦不可因之以  
彈劾扈商也

茅坤曰漢外戚  
欺罔至此

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  
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  
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師古曰由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  
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  
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  
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  
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占音  
之贍反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屬少  
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上書願以入縣官

有詔郡平田予直

師古曰受其田而準償價直也

錢有貴一萬萬以

上師古曰增於時價

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

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

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

侯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如淳曰度過也過立而用根

會益州蠻

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

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

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

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

文求受者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

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唯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

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

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言掾所部

內豈有其人乎

文叩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

師古曰叩讀曰仰謂仰頭而對

也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

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

寶默然穉季者

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

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

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奏扈商事也

自

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

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

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

陸機穉季者以下詳默然之故

下維楨曰寶前

以劾奏扈商將

紅陽而后以淳

于長所托庇杜穉季豈願常遽

異哉剛者易摧自古記之矣

隆按前次益州吏民既多陳寶功效已守漢陽吏民又復稱之故今雖閣閣勿問竟歲而威名素著吏民尚未敢即欺明府也前後意脉相貫

隆按稱季遂不敢犯法至死于一了結前案

隆按自故吏侯文至此可當文一傳

王維楨曰傳喜不敢內附太后而以固爭于帝亦賢矣

蓋閣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

穉季而譴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眾口謹謹終身自墮師古曰墮

毀也音寶曰受教穉季耳日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

火師古曰杜塞也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

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師古曰具言恐懼改節之狀也文曰

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師古曰睚音涯皆音才賜反顧受

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值遇也誠能自改嚴

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云門戶適趨禍耳穉季遂

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

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

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

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司隸初

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師古曰以

當熊事慙而嫉之傳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冤

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

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舋以揚我惡師古曰撻舋謂挑發之也我

當坐之上廼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

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傳喜光祿

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

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

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

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

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

譖。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眾心。書奏。天

子不說。以寶名臣。不忍誅。廼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

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寃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

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

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

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為光祿大

黃震曰。孫寶能吏大節不撓。當

孔光等誣誦賊莽功德時。從容

折難。可謂歲寒之松柏。

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

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

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

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師古曰。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是也。兩不相損者。言俱有令名也。今風

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

者。師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

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

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

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諄。感也。眊。與耄同。自言

呂相謙曰。使平帝之廷。臣皆如孫寶。則漢何自而亡。

隆茂此傳直叙君房諸疏而人品自見

陳仁子曰觀哀帝之寵董賢封侯食邑假以天子之官重殿洞門假以天子之

居東園秘器又假以天子之禮今至假以武庫兵器若帝不死則堯舜禪讓之事麒麟殿從容置酒數語未可量也毋將隆可謂忠於其主者王蓋曰此奏詞嚴而理正

老耄心志亂或供養之實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

恩哀具如所奏之章也師古曰諸琅邪之縣也

德臣以寶孫伉為諸長師古曰諸琅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

音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

也言承躡與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

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人為公卿以衰功

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其後上竟立定

陶王為太子隆遷與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

第入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

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

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

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首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

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減給末用不以

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

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

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減甲所以抑臣威

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

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民力分於

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

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

黃震曰隆劾董賢奏傳太后不附王莽可謂超于流俗者  
茅坤曰光附莽而排陷隆何以自立于天下

黃震曰並為吏尚嚴而清繁無私  
盧舜治曰何並傳內叙其處上林卿鍾威趙季李欽等輩事寫出經權並用禦書風哉吏也

隆按先次殺婢壻刺建鼓二事

不說頃之。傳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錢請更平直。師古曰賈上讀曰價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典。則虞芮之訟息。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師古曰露奏也眾莫不聞。舉錯不由詎理。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淳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遷為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太司徒孔光奏隆前為並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寃。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

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為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諸鄭崇者為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並為

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

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應劭曰宣帝王

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武帝母亦姓王。故以父爵別之也。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

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

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

宜以時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

婢壻埋冢舍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並具知之以

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

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為

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

寺門拔刀剝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

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

數十里林卿迫窘廼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

車從童騎師古曰襜褕曲裾禪衣也童騎童奴之騎也身變服從間徑馳

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

自知已失林卿廼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

隆按竝心自知已失林卿而又叱吏斷頭持還其矯名耶竝于是失刑矣

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

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吏民驚

駭林卿因亡命眾庶謹誦以為實死成帝太后以叩

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

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

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

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

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

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

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文潁曰宣美風化使

茅坤曰漢令縣令得以法斷侍中頭何其怙威之暴耶至此

隆按挿入嚴刑形並之副

隆按先提賴川  
三人罪案

漢書卷七十七  
何立

者是時賴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

為郡掾減千金師古曰減謂致罪之減也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

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

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

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

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

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

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

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

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

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

陽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

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賴

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

丞掾作先令書曰師古曰先為遺令也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

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贈終者布帛曰賻音附

葬為小椁師古曰言止作小椁纔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曾讀曰但

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

直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

漢書卷七十七  
何立



隆按諸人皆以剛直名故齊詞亦引剛直二字

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以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汗於與州孟康曰汗下也師古曰母將隆為與州牧與史立丁玄孫寶撓於定陵撓亦曲也師古曰共奏馮太后事是為汗曲也也謂受淳于長託而不治杜穉季也況俗人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川谷大黃震卦青輿妻于不至官舍禮平卒喪亦子省總更文其具熾於市得中肅精奏善於士其跡則謂其數也吏欲錄之亦辭賦李守縣封題豈並謂古曰食體樂惡撫表去當其更以備百教雖與負其只上餘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八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芝坤曰傳本自叙而望之所自立朝本未與恭顯輩所以唱殺之甚屬悽慘隆按先叙望之好學見其事業根本處

隆按攬入王仲翁伏後案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如淳曰令郡國官有知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十石奏上與計借詣太常受業如弟子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師古曰常同與後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京師諸需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目者露索去刀兵

登子翬曰望之  
不屈霍光而甘  
於抱關孫寶不  
屈張忠而安於  
主簿後卒為名  
臣士之行也必  
正其始

茅坤曰光於長  
時能折節以下  
之而海內歸心  
矣惜也貴以驕  
而卒沮望之之  
用

隆按借仲翁之  
得志形望之之  
自守不數語而  
人品高下了然

劉安世曰帝在  
民間聞雞走馬  
而當時賢人與

兩吏挾持。師古曰索搜也望之獨不聽自引出閣

曰不願見吏。幸持匆匆。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

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

平。師古曰令八平之是以天下之士延頸金踵爭願

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

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

三吐舖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於是光獨不除用望

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

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

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

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

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署小苑東門候。師古曰

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署小苑東門候。師古曰

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師古曰皆

賤役者也。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兒師古曰皆

從者甚有尊寵也。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祿祿。謂

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搜索。以望之曰各從其志

違悟執政不得大官而守門也。望之曰各從其志

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

夫魏相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

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

二云兄子者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兩雹

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

傳寫誤爾。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兩雹

民疾苦皆知之  
蓋留心久矣所  
以為漢賢主

自德秀曰孝  
言在位二十五  
年災異衆矣而  
見於臣下之論  
奏者惟望之此  
對而已

隆按蕭生此疏  
明指霍氏而詞  
意却委婉如此  
深得諫爭之體

又按韓延壽傳  
望之為御史大  
夫以怨坐延壽  
于理此疏譏切

霍氏未必不修  
其不禮之怨云

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  
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  
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  
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  
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  
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樹  
之本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  
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  
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  
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

許應元曰諸注  
失本意蓋望之  
以高者請於丞

相御史或以為  
掾史其次者九  
卿乃辟用之皆

令試事滿歲乃  
以其任職之狀  
聞而補官遷擢

耳是時兩府九  
卿皆得自選召  
掾屬也

茅坤曰倘令今  
時亦按此法亦  
足以綱豪雋而

究中外得失宣  
帝之知望之大  
略近文帝之知  
賈生  
劉子暈曰此疏  
有激而言非通  
論也

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  
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下者報聞  
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累遷諫大  
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  
反誅望之寢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  
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  
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  
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  
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  
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

古祖謙曰汲黯  
望之之不欲  
外蓋心在王  
望發於至誠非  
內輕外之徒

臣按欲紀望之  
與少府議先插  
入敕所上書然  
後文有頭緒有

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  
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  
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  
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  
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  
謂移書言病  
一曰以病而移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  
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師古曰更  
猶經歷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  
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  
謂聞其短失望之  
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  
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

開閣

唐順之曰自是  
儒生語  
降按望之之議  
固是正論然必  
不得已而偶一  
為之是亦我金  
納金貨于司其  
之意故之議亦  
不可盡非也第  
可權宜于一時  
而不可以為經

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  
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辟  
讀曰僻縣官穀度  
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臯。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  
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  
八郡即隴西以  
北安定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  
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師古曰函  
與合同有仁  
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  
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  
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  
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

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甫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歛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

蔡以曰：敝之議，初本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望之，豈猶以為恐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身贖法哉。

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文，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滅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與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

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有金選之品應

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日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銖

疑赦其罰千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

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皂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

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

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

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

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

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

規永惟邊竟之不贍師古曰惟思也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

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萬錢減死罪一等師古曰同共給之也豪彊吏民請奪假身至為盜賊以

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

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

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

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

日軍興之法也

法也

法也

陸按考異云烏孫傳請婚在元康二年則元康二年之末為鴻臚正設神爵為元康也

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敵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王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蘇林曰宗室女也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

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

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匄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暉于慕化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暉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

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

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

師古曰首歲歲之初首謂正月也答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

師古曰三公非其人又云外各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

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同

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

延壽師古曰弟音婆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

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

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

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



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

曰不為前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疾年寧能父我邪？

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

史，自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

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真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

也。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

也。又使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

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望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

本朝功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臧二

百五十以上。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疋以

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信者

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

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

勳憚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

師古曰：使者即謂楊惲也。命惲授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惲便道之官。君其秉

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讐，靡有後言。

師古曰：他言亡口愆，字後言，謂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

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

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

除按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直應前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隆按先叙黃霸子定國議引起望之

荀說曰詩云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取則有辭護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隆按胡安國請荀氏為此說蓋知內外之旨明

于取戒之道者

隆按此下引史高國堪伴望之

王維楨曰望之本以明經術見重故所選更生等亦用明經達學

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

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

萃坤曰宣帝方  
亟法律而望之  
豈得以經術之  
持奪弘恭石顯  
之任用假令古  
之賢達於此必  
有于著處方可  
對局  
盧舜治曰望之  
此議所以起高  
恭顯三人階級  
之端觀大與高  
恭顯忤一句書  
法自見

劉翬翬曰史稱  
元帝優游不斷  
正指此迺其後  
恭顯諂望之召

置廷尉免為虜  
人誦之牢獄之  
何勇決耶蓋由  
聽受不明故忠  
直之言難行讒  
昵之言易入  
茅坤曰鄭朋本  
俠邪小人而望  
之於其奏記也  
遂為其所謂感  
引之清要已而  
稍覺須以計處  
而遠之於外可  
也顧一旦絕之  
令得以開弓內  
射遂結高顯相  
為朋黨以殺其  
身悲夫

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

而納用其言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

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

與軍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

等恭顯又時傾文見詘師古曰言其不能持正政也望

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

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

君側也禮曰刑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

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議久不定出劉

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

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

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

堪也示以朋所奏之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

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

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

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今將軍規

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夕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

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張晏曰吳公子札食

去奔國而耕於臯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

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臯澤之中也師

古曰下走者自謙。修農圃之疇。師古曰美田曰疇。畜雞種黍。

竢見二子没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朋

之所云蓋謂此也。竢待也。没齒終身也。篠草器也。音徒鈞反。如將軍昭然度行積

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為高行也。

蹊徑謂道也。音奚。興周召之遺業。親日友之兼聽。則下走其

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師古曰鋒刃端也。鏑刃旁也。奉萬分之

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朋數稱述

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毀其短惡也。言許史過失後朋行

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

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

人脆也。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

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

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

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

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

張子蟠等待詔。師古曰蟠音巨。遙反。字或作僑。以行汗濺不進。師古曰濺

與穢同。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

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

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

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

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

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

安世曰望之為太傅宜以知術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為人主今乃情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所以輔之者何事也晁錯嘗上疏云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教此亦不為無理

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明。記有遺忘者故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

隆按至此猶不遺經術二字班史細考考

茅坤曰此必恭顯所指授之者

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而非人譏譖而訴之也。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為將軍輔政。師古曰建立此議。而白之於天子。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

洪邁曰師傳大臣進退罪否人上當決之於心何謂謀及宦者且望之先時已嘗下廷尉矣使其甘於再辱忍肥對吏將遂以恭顯之議為是耶

陳仁子曰元帝于望之未死不固能借交既死又不能明新讎凡前所以罰之者適以趣小人之殺之也噫真德秀曰元帝豈剛明之德故不能終全師傳之恩後世人士所當戒也

謂終無罪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坐懷此心

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

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

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

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

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

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吾嘗

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

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

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

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

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

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

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

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

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

免後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

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而育為之副使

故授副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考第高下而漆

隆按扶風忿言

一言之失傳召

請後曹過矣迺

育寧去官而不

辱也而明且官

屬且拜謁車下

矣杜陵男子哉

隆按杜陵男子

不甘辱之意師

古注恐未必然

太息

令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最居下也育為之請扶風

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也何暇欲為左右言師古曰

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在其左右若今言旁人也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

如淳曰賊曹師古曰忿其為漆令當以職事對言故欲以職事責之育徑

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

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遂趨出欲

去官明日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

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

為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

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

久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彊也育為右扶風數月

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

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

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

安車也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

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

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

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

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

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

隆按本前後叙陳朱而中間又插入王貢則以

述長安語故波  
及之云

隆按未叙育交  
友一節而結之  
曰世以交為難  
無限感慨  
茅坤曰博以巧  
捷而育以剛正  
此所以交之不  
終也

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  
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為御史中丞  
時朱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  
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  
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  
以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  
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  
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  
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  
校尉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  
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  
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為復土校尉  
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  
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  
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還歸故官病  
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師古曰間隙也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官豎所

隆按此贊詞簡  
意足



圖師古曰圖謀也。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漢書卷之七十九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守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或留路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師古曰帥音所類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九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

亭為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

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守

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

宗族繇是分散或留路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師古曰帥音所類

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

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

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

隆按讀馮氏父子本末蓋奉世之報不足酬其功而野王之位不足稱其才云

又按叙世系法酷似史記

盧齊治曰馮奉世其延壽事同

矯制而賞異封侯傳後入杜欽

追訟前功一疏深為有見

凌約言曰言前使辱命貪汚將以揚奉世也

選為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其中置屯。田史士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莎音素和反。并殺漢使者奚克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

隆按賀將軍所舉得其人了結前兩舉奉世案  
劉奉世曰此馬名曰象龍  
黃表曰莎車叛  
洪奉世矯制攻之大率與陳湯

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鞏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

事相以而無其  
跌蕩之過  
茅坤曰望之此  
議非是  
隆按賞奉世以  
爵士矣即下令  
曰人臣出疆而  
擅矯制者有如  
奉世斬莎車王  
始受賞不然者  
罰則莎車寧有  
二王哉如是則  
自無生事變夷  
者望之之議過  
矣

家則顛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  
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  
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  
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  
外，師古曰逐競也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  
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  
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  
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  
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右將  
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

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

反。

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多音先冉反。

詔召丞相

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

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

二百餘。

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

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

饑。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

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

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

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

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

如淳曰：輶，推也。淮南子曰：

內郡射車而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

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

利晉灼曰犀堅也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

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

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

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為寇難也

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

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

種並和師古曰和應也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

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

隆段臣恐以下之重財而詞委

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

是遣奉世將萬二千李先人字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

言討賊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

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

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名前軍到

降同阪師古曰阪平陂也降同者阪名也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

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

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

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

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

事師曰到其終知奉世所策邊情為當

隆按請益三五萬

六千由前可用

四萬之說也而

天子為發六萬則敵于所破而從其法備倍爾

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

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師古曰官

為右將軍而將兵在外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

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

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

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

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

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

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

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

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非為擊

也。師古曰助其守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射飲飛。鼓者

羽林孤兒。及呼速繁。噤種。劉德曰噤音辱。羌別種也。噤音

工豆反。繁音力追。反噤音乃。鼓反。方急遣。師古曰言令且兵凶器也。

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

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

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眾心。舉而無悔。禽敵

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

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十月。兵畢至隴西。十

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

陸倕篇中用決  
字九

陳仁子曰奉  
矯制諸國以  
沙車者特使  
而成功及其  
西羌多姪也  
昔月而秦凱  
至遇敵稍切  
欲增兵遣將  
討而欲自將  
書敕責元帝  
待之者其辭  
厲與宣帝待  
國不同嗚呼

奉世為有功則  
可以奉世次充  
國則不可  
隆按插入任千  
秋一段了結前  
案

茅坤曰借他傳  
發明奉世戰功  
亦一變體

真德秀曰宣帝  
雖不侯奉世而  
光祿水衡之拜  
則不敢後及元  
帝世歷九卿將  
軍功名為營平  
之亞是皆宣帝  
獎拔成就之力  
也若湯者非准

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

將軍師古曰自別有此人安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

破散創艾亡逃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其寵吏

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

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

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絕

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

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

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

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

將功名次趙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

時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

時為太常薨千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

商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

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

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

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議

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

世前功曰前沙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沙車王策定

不侯又以微罪  
數遭排擯此向  
承諸人所以繼  
頌其寬也使元  
帝能如孝宣之  
加爵土亦何憾  
之有  
隆接春秋三遂  
事即前大夫出  
疆二句之謂  
茅坤曰古之議  
疏如此方能動  
朝廷  
隆按此段連用  
九則字文執錯  
落句法頓挫

茅坤曰奉世後  
已久而故知已  
零落無存者必  
故不復錄

城郭功施邊竟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城議者以奉世

不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

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故不得疾

匈奴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

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

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

勝則奉世為功於邊竟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

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

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

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

趣趣謂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

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威功白著為世使表師古曰白

著謂顯明也表猶首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

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

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為元帝昭儀產

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

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注邊郡置

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

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官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

漢書卷六十七 馬長十一 七

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殺羽趙都。師古曰都殺羽人而為掾也。殺音丁活反。又音丁。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師古曰定其高

隆按帝不能為此言乃石顯之謀也其事具顯傳又按祁奚且不避嫌以其子薦而天子乃以后宮親不官野王耶則王氏已相繼為大將軍封五侯矣

下之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如淳曰以為鴻臚秩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



永坤曰杜欽  
記佳

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  
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  
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  
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  
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  
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  
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  
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  
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  
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

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白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

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  
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

予賜如淳曰予予告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

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師古

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

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

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

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

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今釋令與

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棄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

馬云十一

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末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

遂字子產。通易。大常察孝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

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痺音必寐反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參昭

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

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以數病

徙為寢中郎。師古曰。亦渭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

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為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北。

富平於此為農郡尉。病免官。復為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

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

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

太子。亦有字。以中山王見廢。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慰王

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

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

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

五侯皆敬憚之。師古曰。王以五侯也。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

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君侯以

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

列。宜少誦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宗尊也。而君侯盛修容

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

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

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

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

隆按曰。以嚴見憚。曰敬憚之。曰好禮儀。一昧賈下。總根於嚴好修容儀。一句來。

隆按贊止於參而不及其父與况何也

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

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

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師古

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

放伯奇也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

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為俛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為屈原赴

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

之辭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

王欽衛婕妤生楚孝王酈師古曰如公孫婕妤生東平

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

皇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文書氏欲

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知所處  
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名  
衣其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逐  
孟子宮刑張晏曰古者人君之太子有罪則殺之  
矣國語云晉獻公驕太子申生乃謂伯奇而逐之  
之鞞與鞞曰以之憂矣鞞鴉削之獸參救羊亦云悲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  
王欽衛婕妤生楚孝王躡師古曰躡音教公孫婕妤生東平  
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

隆按先總叙宣  
帝五男所自生  
一段而後分傳  
之與高五王景  
十三王兩傳同  
例

淮陽憲王欽元康二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  
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  
皇太子廼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廼立長陵王婕  
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  
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

隆按當有意欲  
立以下數句史  
氏揣摩之言事  
詳而詞簡

茅坤曰宣帝此  
一舉甚善而漢  
書叙次亦佳

隆按太子遂安  
了上常有意立  
憲王

寬仁喜儒術。上數嗟歎。憲王曰：直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父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婕妤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

言負責數百萬。

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

願王為償。

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

師古曰：恐

謂怖動也。大人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王廼遣博自稱其母也。

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為諂語。盛稱譽

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

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

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

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

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

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

隆按趙助漢急與輔助主上相應

王書曰博幸得肺腑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

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

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

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

遠見也自言見駟先生問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

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

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得此二人而薦

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

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

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

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奔捐不意大

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師古曰還猶回也願殺身報德朝事

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

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知

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報博書曰子高廼

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也顯至誠納以嘉

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論意今遣有司為子高

償責二百萬是時博文塔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

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不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

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

隆按償責二百萬與名責數百萬相應

王維楨曰常欲誑耀淮陽王此

王維慎曰上言  
湯禹所以成大  
功已露其意矣  
至此方顯言之  
隆按歷觀本末  
博之志不過在  
多得金爾迺誑  
為求朝之說甚  
則為陛下春秋  
未滿四十之語  
以誘之幾陷王  
于無道贊云貪  
人敗類其稱情  
乎

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于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業也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也忽忘也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京房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師古曰名群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

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幾代惠

帝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報博

書曰迺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憮然不知所出子

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下莊子之勇

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

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師古曰須

待也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

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誤諸侯王誹

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

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

隆按璽書收括  
前事殆盡



陳仁子曰當時國事出恭顯望之忤恭顯則死京房之忤恭顯則又死獨是淮陽王不甘恭顯之侵陵而感於外舅張博路求入朝雖以恭顯得其言不經誅戮方加璽書遣使諭旨此蓋待同氣之厚與待他臣不同隆按論指有三意一數不忠之罪一明赦罪之恩一勉改過之義

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詢訕天子。褒

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忖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

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

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辜。不祥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不善之

事從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

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

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有禮指立忌并令駿曉告於王也

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

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

通經術。如淳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通宵人母作匪德也經術之義不得內交知諸侯

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

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

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

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今聖主赦王

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

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

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母復

以博等累心。務與眾弃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師古曰以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

自新絜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無善狀。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弃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

茅坤曰。丞相御史必為石顯輩所嫉。

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續嗣。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躡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離。亦遭也。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蔑。無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

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其王入朝也。

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戚侯。明年。躡

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

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

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謚曰

哀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

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

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

統當立者也。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更始遣

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黃衷曰元帝賜東平思王璽書

及賜王太后璽書義理精純文辭剛恒殊有益

風教陳仁子曰親親之道寧委曲以

全其恩無寬弛以成其過元帝

待東平王因其數奸犯法而赦

責之既責太后又責師博委曲

若此是以東平王竟引咎自新

卒完首領無傷手足然則七國

之變豈亦盡諸侯士之咎哉

茅坤曰三書教有六經之旨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

犯法。上以至親。貫弗罪。傅相連坐。師古曰類坐王獲罪久之。事

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宣帝陵

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蟠奉璽書。敕

諭之。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

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

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

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關。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

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憐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

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

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自求多福

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

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

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

母于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

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繼

祿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

驚忽臣下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它人

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

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

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

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母求

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

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賞之師古曰賞猶緩

後宜不敢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字慙懼因

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詔書又敕傳相曰夫

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

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

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

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



真德秀曰觀東平王一事而漢庭處之曲盡如此可謂得治親之誼矣

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

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

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

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書晨

夜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

斥成帝謂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與如昌邑王也我危得

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矣比至下宇凡

三哭張晏曰下下棺也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臆故

親幸後疏遠服虔曰胸音劬臆音奴溝反又音奴臯反數歎息呼天宇聞

斥胸臆為家人子師古曰黜其秩位埽除永巷數笞擊之胸

隆按傳首言字通姦犯法正指此

臆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臆有司

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抗甫音抗甫後三歲天子

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關

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

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

法之求不以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

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後年來朝上疏未有鳳字

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

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

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

隆按兩番語意不重複

茅坤曰求諸子及太史公書鳳何以不與

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

注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立石東，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賧反。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傳恭，巫姓字。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弃市。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

茅坤曰：東平王雲事極冤，而傳何以不為發明，以著後世之戒。

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康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

陸接先繼叙元帝三男所自出於前而後分疏之

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即為帝所愛長多材藝

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語

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

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

子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

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

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

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

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以已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

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有殷  
及王兄終弟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以中  
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  
皆欲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  
為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  
衍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綏和二年王  
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于器物  
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為箕子未  
諱衍也。今此傳云子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也。七年  
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  
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  
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備有天下。

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備得為天子也。

然而世

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

博誘之。幾陷無道。詩云貪人敗類。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貪

惡之人不可習。近則敗善也。

古今一也。



且其意也。三十年。竟。...

張明報善也

古今一也

史家家法若此也

七

無之入不可得

精少。幾善也。言食

軒高之樂。固無。歡。精。二。食。人。奴。賊。

贊曰。孝。夫。女。...

精。副。對。為。天。千。少。

然而世

